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九十六

外臣部

四十一

鞮

納質

青讓

鞮譯

王制云東曰寄南曰象西曰狄鞮北曰譯此蓋王者居域中之
大享四海之富莫不來遠人懷殊俗乃傳此徒通八蠻之言語
導外臣之嗜欲所以其志我達上澤下臨至於飲食必豐衣服
必美或之冠帶受之印綬故得迴面內向欣戴皇仁裕矣東來
白狼西入獻彼犀象發為吟歌率由此道也

周公居攝六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譯而獻曰雉曰道路悠遠山
川阻深一首便不通故重譯而朝故周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

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

秦始皇時匈奴單于北徙十有餘年單于姓挛提氏挛音刀全切提音丁

奚切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撐音田庚切匈奴為天撐犁謂為子

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漢武帝元鼎五年平南越置交趾郡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

言語異重譯乃通

成帝建始中復株紫復音服紫音力追切若鞮單于立匈奴烏孝謂若鞮

自呼韓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為孝慕之王其子復株

柔以皆稱若鞮南單于以下直稱鞮也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王氏使伊存口授經

屠經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其來轉

為二首華言譯之則淨覺言滅穢或明聖道為聖悟服其道也

相與和居治心脩爭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

近摠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以立為行

乞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克道備勅濟萬物

也

王莽建國元年遣五威將軍王駿等六人授匈奴單于印綬單

于左姑彊候蘇為譯

後漢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上疏言曰狼王唐蒙等慕化

歸義作詩三章臣輒令計其風俗譯其辭語遣從事使李陵護

送詣闕事下史官錄其歌并載夷人本語為注其一曰遠夷樂

德歌詩曰大漢是居提官魏冒與天合意罽罽吏譯平端海譯不從

月

我來旁莫支苗聞風向化徵衣隨表所見奇異知唐桑艾多贈繒布那毗甘美

酒食推揮僕遠昌樂肉飛招相蘇便屈伸悉備局后仍蠻夷貧薄樓謙無所

報嗣莫支度由願主長壽僧鱗子孫昌熾莫釋又存其二曰遠人慕德歌

詩曰蠻夷所處倭讓反丘日入之部且交陵候慕義向化繩動隨旋歸日出主

落且棟維聖德深恩晉德渡語與人富厚魏問沈冬多雪霜流旛夏多和雨

作邪尋操寒温時適貌滯部人多有那推涉危歷險歸險不遠萬里

莫受荒益去俗歸德行疊心歸慈母仍路慈模遠夷德歌曰荒服之外德

荒服之衣土地撓埆梨藉肉食衣服坐蘇不見鹽穀莫傷粗休吏譯傳風

因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携負歸仁蹤優觸冒險陝雷折高山岐峻

偷狼藏撞綠崖磻石扶路側椽木薄發家息落百宿到路理瀝父子同暘

捕苴苗毗懷抱匹帛懷稟匹漏傳告種人呼敷長願臣僕陵陽臣僕

和帝永元六年永昌郡傲外敦忍乞王莫筵慕義遣使譯獻号

牛大象九年傲外蛮及禪國王雍由調禪音檀遣重譯奉國珍宝

靈帝熹平二年曰南傲外國重譯貢獻

晋惠帝元康中有胡沙門支恭明譯佛經維摩法華三本前凉

張重華鎮凉州天竺國重四譯來貢樂器

后秦姚興時有胡沙門鳩摩羅什所為興敬於長安草堂寺集

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辨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此凉沮

渠蒙遊鎮凉州時有蜀賓沙門曇摩讖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

諸經十餘部梁高祖普通二年新羅王慕秦始皇遣使隨百濟奉

獻其俗呼城曰健矣羅其邑在內曰塚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

之言郡縣也語言待百濟覆通

後魏道武時太史令晁崇弟恣以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為黃門侍郎是蠕蠕社論自號豆代可汗豆代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社論卒立其弟斛健號詢若蓋可汗猶魏言資質美好也斛健卒立其季父僕渾之子大檀號牟汗紇外蓋可汗魏言制勝也大檀卒子吳提立號處勅速可汗猶魏言神聖也吳提卒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惟也吐賀真卒子子城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子城卒子豆論立號伏名教可汗魏言常也豆論卒立其叔父那蓋號候其大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伏圖為高車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狀豆代可汗魏言彰制也醜奴卒立其弟阿那環奔魏國人推婆羅門為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

魏言安靜也

明元時沙門法顯自長安遊竺天歷二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而之還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羅定之跋陀羅共沙門法業重加釋撰

獻文時中散呂文祖以舊語釋注皇誥辭義通辨

孝文時羽林監益威以明解北人之語勅在法作以備推訪

北齊後主武平末侍中劉世清能通四夷語為當時第一後主命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勅中書侍郎李德林為其序隋高祖開皇十四年新羅王真王遣使貢方物新羅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為邦子為孤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不與馬蹄韓司馬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三月流鬼國遣使余志重三譯朝貢
玄中開元中安西都護蓋嘉惠撰西域記云堅昆國人皆赤髮
綠睛其有黑髮黑睛者李陵之後故其人稱是都尉苗裔亦有
由然今又改之稱紇訖耆亦是北夷舊號臣案國使叙鞮勒
種類云
伊吾以西馬嗜以此旁白山則有契弊烏護紇骨等其契弊則
契苾也烏護則為烏紇也後為迴骨其即訖骨即紇耆時也由
是而語蓋鞮勒也之動嘗以稱紇骨矣其轉為黠戛斯者蓋夷
者有緩急即轉夷言不田其或自稱黠斯者語急而然耳其訪
於吏譯云黠戛斯是黃頭赤面義郎以為迴鶻所呼今使者稱
自有此名未知孰是

安祿山解六蕃語為玄侍郎

太宗寶應元年加冊迴紇可汗為登山頰出登蜜施舍俱祿英
義建加毗可汗加冊可敦為婆墨光親麗華毗伽敦頡咄華言
社稷法周用登蜜施華言到竟含俱祿華言婁羅毗伽華言足
意智婆墨華言得憐

德宗貞元八年驃國王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詔重譯來朝華言
謂言之驃自謂成突羅成閣婆人謂之徒黑拙

文宗開成元年正月勅應邊州令置譯語學官掌令教習以達
異意

後唐李從信惠黠多數會四夷語別六蕃書善戰識兵勢初為
獻祖親信

晉康福善諸蕃語初仕後唐明宗親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諮訪時之利病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誨惡烏常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曰斬之福懼

周世宗顯德末占城國遣使朝貢所貢表文字且多棄檢以香木其言譯之方諭其意

納質

夫四夷稱臣納子為質其來久矣自漢始建元之後窮兵黷武開拓提封北逐匈奴南誅閩曰由是北蠻攝服厥角稽顙或內向而請吏或遣子于宿衛武力之盛振古莫儔然而國幣虛竭生民減半復何補哉雖後世相沿或遵前制豈惟質其種裔習我華風而又降其部落布之內比暨為害之深也則王胡亂于

西秦朱耶唐季六月之時曰薄獫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漢武帝建元六年南粵王胡為閩粵王郢所攻漢為興師計閩粵王弟余善殺郢以降天子使儼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乃天子興兵誅閩粵王死亡孰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胡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嬰齊嗣立遣子次公入宿衛

元光中大行王恢佐從票侯趙奴屠樓蘭王既降匈奴聞發兵擊之于是樓蘭王遣一子質漢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帝坐漢法下蚕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大初四年二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更立貴人昧蔡為宛王乃二師將軍之東

旋軍東出

諸所過小國宛破皆使其子聞

弟從入貢獻天子因為質焉歲餘宛貴人殺昧蔡立故宛王母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因使使賂賜鎮撫之

宣帝五鳳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

甘露元年正月遣子右質王銖樓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

右大將駒子利受入侍

元帝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永侍子願為內附遣衛司馬谷吉

送之

成帝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死子雕陶莫臯立為復株紫

若鞮單于遣子有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

是時康居亦遣子入侍漢史失

其鴻嘉元年復株紫單于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遣

子右祝都韓王胸留斯侯入侍元延元年搜鞮單于死弟且莫

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遣子右于駘仇掸王夷烏當入侍綏和

元年車牙若鞮死單于弟囊和牙斯立為珠留若鞮單于遣子

右服奴王為鞮牙斯入侍

二年匈奴侍子右服奴王死歸葬復遣子左駘仇單于稽留昆

入侍

哀帝元壽二年匈奴單于來朝帝遣侍子稽留昆隨單于去到

國平帝元始初單于復遣稽留顯同母弟右大切且方興等入

共侍還歸復遣切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人侍是時帝右

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于

前說讀曰悅以此廼風單于風讀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

入侍云者其太后所以賜之甚厚

女命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子一云鄯善烏者等一十八國俱遣子入侍

二十五年三月南單于遣子入侍

明帝永明十六年春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破呼衍王天山呼衍一名雪山在伊州北留兵頓伊吾廬城明年春西域于寘諸

國皆遣子入侍西絕自域六十載復後通焉十七年戊巳校尉耿恭屯後王

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金廷州蒲昌縣移檄烏孫亦漢威德大昆彌已

下皆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賫金帛迎其侍子

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均匈奴車師震懼前後王并遣

子入侍車師有後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里

六年西城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斬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納

質者五十餘國安帝永平初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令止

烏桓校尉所居窳城下通明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鮮受降質

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

順帝永建五年疏勒國王呂盤遣侍子與大宛莎車師俱詣闕

貢獻

魏明帝大和元年十月焉耆王遣子入侍

晉武帝大康元年八月車師前部遣子入侍四年八月鄯善國

遣子入侍假其國義侯

六年十月龜茲焉耆國遣子入侍

後魏大武正平元年車師國王遣子入侍是時秋道人李寶初

欲謀歸款令其子承隨表人質帝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始
臧侯
孝文大和十五年詔立高句王麗王雲又詔雲遣世子朝雲上
書辭疾遣其從叔叔于隋使詣闕
唐玄宗開元二年二月壬寅新羅王子金守忠來朝留宿衛賜
宅及帛以寵之

是年閏五月戊寅詔曰我國家統一寰宇歷年滋多九夷同文
四隩來暨夫其襲冠帶奉正朔颯然向風而慕化列于天朝編
于屬國者蓋亦衆矣我則閏之以時雨煦之以春陽淳德以柔
之中孚以信之玄風既同群物滋遂莫不自天壤窮域海蹶角
以請吏執贄而來朝皇唐之德於此為甚今外蕃侍子久在京
國雖威惠之及自還畢歸而羈族之心重遷斯在且命所同勤
會諸蕃充質宿衛子弟等量放還國契丹及奚近通質子並並
即停追前令還蕃首領等至幽州且住交替者即旅去朕欲以
鳥獸威若華戎俱泰來則納其朝謁之禮去則隨其生育之心
推我至誠崇彼大順含弘之施德莫厚焉

十五年契丹遣首領諾括來送質子並獻方物

代宗大曆九年二月辛卯渤海質子大英俊還蕃引時于延英
殿德宗貞元七年八月渤海王遣其子太真幹一作真幹來朝請備

宿衛憲宗元和元年十一月放宿衛新羅質子金獻忠歸本國
十五年十月新羅質子試太子中允賜紫金魚袋金士信奏臣
本國朝天二百餘載常差質子宿衛闕庭每有天使臨蕃即充

副使轉通聖旨下告國中金在城宿衛質子以次當行之

文宗開城元年新羅王金景微遣其子義琮來謝兼宿衛二年四月

放還

是年十二月新羅質子試光祿卿賜紫金魚袋金允夫進狀稱
本國王命臣入朝充質二十六年矣三蒙改授試官再當本國
宣封及冊立等副使准往例皆蒙時授正官遂授武城王廟令
晉高祖天福三年八月青州王建立奏高祖麗國宿衛質子王
仁翟與放歸鄉里可之

責讓

夫要荒之服教攸暨天子有守在之道春秋著疆以之法故
威讓之命所以懲其不貢文告之辭所以譴其不庭唯制御之

多方在羈縻而勿絕若乃象胥是設言語既通使者載馳要領
斯得而乃六梁負約桀鷲渝盟鼠首多疑狼心四志或自相殘
孽或敢相侵叛憫其類之所懇慮我邊之有敵繇是布之言令
召以刑德示曲直之言諭誅賞之意故有單心改圖厥角謝罪
者矣

漢武帝之初中樓蘭遣一子質漢一子質匈奴後二師擊大宛
匈奴欲遮之二師兵不敢當即遣奇因樓蘭侯漢使后過者欲
絕勿通軍正任文將屯兵玉門關為二師後距後距者居捕得

生口知壯以文帝昭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文以

簿一對曰小國在大國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從國入居漢地帝

責之直其言遣歸國

宣帝時賜烏大吏大祿大監金印紫綬使尊輔大昆彌星靡星
靡死子雌栗靡立為小昆彌後未振將使人刺殺之漢責大祿
大吏大監以雌靡見殺將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壘

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授

音竹志定音竹
二切

入匈奴界盜寇匈

奴擊敗之卑授寔恐遣子趨逐為質匈奴

音趨音錄

單于受以狀聞

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嗣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全
還歸卑授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

後漢順帝永和中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居細等皆叛中郎
將梁並等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將開以恩義令相招降
單于本不預謀乃悅懼避帳詣並謝罪

隋高祖開皇六年契丹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
祖使則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

十七年賜高麗王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魚隅
陽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
蕃符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頂伺朕聽而乃驅迫鞅鞅固禁契丹
諸蕃頓顙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大府工
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移將
弩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藏恐有外聞故為益竊
時命者撫慰王蕃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

詔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因惡弗欲人之禁
制官司畏其訪察人數馬騎殺害邊人屢逞姦謀動作邪說賓
心在不朕于蒼生悉知赤子賜王王字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

著遐邇王專懷不信常自倩疑常遣人密覘消息絕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由當朕訓導不明王之術心遣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蕃臣之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服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搜選官屬就彼安撫正若改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為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俱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弗加兵自餘蕃國謂朕何也王必虚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侯標掠我邊境朕前後誠勅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悖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騎不

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臣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滅賞王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服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慤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體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十一月既破薛延陀是月延陀使者辭還太宗謂之曰語爾可汗延陀為突厥為小爾責突厥羊馬又勒首領侍衛我今最處尊天亦須徵發于爾我既不為爾安得妄作爾云厥厥部數竊羊馬犬鼠之盜何國無之孰而加罪足以懲誠豈得將兵踰漢遣負要約耶我國家西越昌海東踰遼澤緣邊州郡列屯將士亦猶延陀有四面可寇至便朔州道總管馬

大度設引兵欲入長城輕軍往問曾無報答控弦馳突我師衆
致此狼狽爾誠自取我邊方士馬一麾雲集今青山甲卒未盈
三千斬將擐旗猶能若是舉措利害爾當自思
二十年十月壬申詔曰高麗餘盡謂能悔禍故遣停兵全其巢
穴而凶頑性殊未革心前後表聞數多不實每懷詭詐罪極難
原見朕使人又虧蕃禮所令誨示莫優心罷口云從命侵凌不
止積其姦惡常包禍心蓋天攸棄豈宜馴養自今以後勿聽朝
貢高宗時吐谷渾為吐蕃擊走投涼州請附內地吐蕃大臣祿
東贊亦屯兵于清海之地遣使人論仲宗入廟上表稱吐谷渾
之罪仍請和親高宗不許之遣在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降
璽書亦責讓之

德宗貞元十三年正月吐蕃贊普遣使農索昔齋表請修和好
邊將以聞德宗以其豺狼之心數負恩背約不受表狀任其使
部歸

武宗會昌四年十月賜党項詔曰自爾祖歸款國家依附邊塞
為我赤子編于黔黎牛馬蕃孽種落殷盛不侵不叛頗効信誠
比聞邊將不守朝章失于緩緝因緣徵斂害及無辜念爾遠人
莫知控告特命朕之愛子實總元戎所冀群師聽命而不敢自專
諸部懷寃有所披訴奉我憲令以保寧如聞莫顧私恩遂懷憑
恃攘奪不避于官物驅掠罔憚于中人擅用兵甲恣行攻劫豈
有朝廷內地輒此鴟張道路阻難商旅始絕朕便欲詔命諸鎮
同行剷除深慮玉石難分善惡同斃今再無制各使得宜却令

節將指揮許其處斷知事有寃濫政乖公平並遣巡院奏聞朝廷必與由理如或不知恩貸有敢狂猖國有典章必難容捨故茲曉示當体朕懷初党頃自貞觀五年詔開河典地為六十州內附者三十萬口有天酋長拓拔赤詞者與諸首領歸朝廷以松州為都賜姓李氏自是從大積石山已東並為中國之境歲來朝覲及武寧即位以破迴鶻之衆塞上紛擾慮邊將統押不得威重故以皇子得王愕遙鎮朔方道節度統管押西北諸蕃部落使時曾遣中使宣撫或為我騎所掠故有是詔戒之

後唐莊宗初為晉王天祐十四年二月新州偏將盧文進殺進師李存矩叛投契丹寇我新州先是契丹阿保機當武皇時屢盟于雲中面相約束款塞交歡義為兄弟急難相救彼無伊苦

至是容納判臣渝盟狄塞遣使讓之曰畫野離疆雖有華戎之別惟忠與信不違蠻貉之邦契丹王氣稟直剛心懷仁義為天山之貴族據王塞之雄蕃恩加索髮之鄉威龍吉控弦之俗往者降情修好款塞通盟各守封疆交陳贄幣錦車使者常馳問遺之書牙帳賢王頗識會同之禮關山無事風馬有歸青塚路邊罕有射鵰之騎受降城北更無遺鏃之憂永保初終不渝信誓近者盧文進潛國凶逆苟避誅夷苞姦蘊惡之情何方可保有父有君之國皆所不容契丹王未始苞藏專聽誑惑黨一夫之罪惡絕兩國之歡盟縱彼犬羊窺吾吾亭鄣徒幫耳難保獸心輒將左衽之徒幸我中原之利見蒐兵甲決戰西樓暫勞車騎之師停見橐街之首

監本冊府元龜第九百九十六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九十七

外臣部四十二

狀貌 技術 勇鷲 悖慢 怨對

殘忍

狀貌

夫戎夷蠻狄各處其極東西南北咸有所稟豈惟嗜慾不同抑亦形貌有異蓋異所以分夷夏別族類也或自專譯狀彼酋帥或因朝貢驗彼使人良使存之亦菑式之盛也

夏禹時汪罔之君曰防風氏禹致群神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

禹殺而戮之防風氏後至其節專車骨一節其長

周頃王時鄭牖國君長狄僑如防風氏之弟兄三人迭宥中國

更也供猶瓦石不能害肌膚堅強瓦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

目一云富父終生椿身橫九畝一廣一畝九畝五丈四尺斷其首而

載之眉見于軾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

漢武帝時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休音訥明切屠音儲碑音低長八尺二

寸容貌甚嚴晉吐谷渾之子吐延身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羗膚

憚之號曰項羽梁毗騫國王身長丈二頸長三尺自古以來不

死南方號曰長頸國王

後魏光域蠻田益宗身八尺雄果有將畧狀貌舉止有異常蠻

壯齊突厥木可汗俟斤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赤黃眼若琉

璃

後周突厥燕都狀貌多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黃琉璃

隋文帝時突厥柔護可汗長頸僂背眉目踈朗

唐太宗真觀中以阿史郡思摩為利苾可汗建牙於阿北思摩

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非阿史邦

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世常為夾畢持勒終不得典兵

高宗顯慶四年蝦夷國遣使入朝其使鬚長四尺

龍朔三年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來長七尺驍勇有謀略

德宗時吐蕃徐舍人為大將身長六尺餘赤鬚大目

技術

夫凡技術之妙所以事于止通方術之古所以濟乎物中古而

下代有其人若乃生蠻貊之邦稟雋異之氣性識聰悞講習類

篤或作為幻戲或研覈星曆或餌藥以養命或鑄金而擅譽以

至晋神書畫玩志博奕莫不卒止中國一時之觀聽者焉

漢西域大宛諸國武帝時有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地以黎軒眩

人獻於漢眩讀為幻即今吞刀吐大植瓜烏岱離人善眩讀眩為幻

後漢倣國安帝永寧初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大白

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九數乃至千自言海西人海西郡大秦

唐婆羅門方士那羅延羅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長生之術大

宗深加禮待館之於金殿門內造延年之藥

蜀賓國王葛羅達支特勒玄宗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經及秘

要藥方吐大羅國支汗那王帝賒開元七年上表獻解天文人

大慕閣其人專知幽深間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慕者親問臣

等事意及諸教法知其人如此之藝能望請令共供奉并置

一法堂依本教供養其長男吉獵顛倭以德宗初建中遣大使

真人興能自明州路奉表獻方物風調甚高善書翰其本國紙

似繭而紫滑人莫能名

日本國以宣宗文中二年遣王子來朝王子善圍碁帝令待詔顧

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煖玉碁子蓋王之蒼

者如楸木色冷煖者言冬溫夏涼人或過說非也時王子至二

十三年下師言惧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欵目縮

臂數四竟伏不勝回謂禮賓曰此第幾手也禮賓曰第三非其

第一手也王子曰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

二可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者其可乎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

一不敵大國之三信矣

後唐契丹東丹王歸中國明宗賜姓名贊華尤好畫及燒金鍊
汞之術始泛海歸朝載書數十卷自隨樞密使趙延壽每求改
異書及經皆國無若

永康王兀欲東即丹之長子也後改名聿好行仁惠善丹書尤
精

勇鷲

夫蠻夷戎狄其俗不同桀鷲荒獷所稟亦異殺伐為事爭奪為
切莫不以才力相先鷲勇相尚騎射之工競馳逐之利名出種
族氣凌部落又豈知仁義為善哉

漢匈奴冒頓頭曼曼莫安切單于太子初質于月支而匈奴急擊月

支欲殺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

烏桓豪人扶遼官勇見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衆君西
西羗無弋妥劔曾孫忍子研至豪健故羗中號其後為研種從
妥劔種五世至研研量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
復相健其子孫便以燒當為種號

後世漢句驪王宮勇壯數犯邊境

夫餘王其先壯夷索小離國王侍見見天上有氣大如鷄子來
降因以有身生子名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欲殺之因而
走至大餘而王焉

魏高句麗王位宮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
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雖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離
呼相似為位視其祖故名之為位宮力多便鞭馬善獵射鮮卑

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恠欲殺之妻
言嘗書行聞雷振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姓身十月而
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因不信妻乃語家人收養烏
號石槐長大勇健智畧絕衆年四十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
其外家牛羊檀石槐擇騎追及擊所向無前悉還得亡由是部
落畏服施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

烏丸蹋頓驍勇武邊長老一皆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王命以
雄百蠻

晉吐延吐谷渾之子也性倣儻不群常慷慨謂之下曰大丈夫
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
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于上京不得策

名于天府生與麋鹿同群死作羶裘之鬼雖觀月獨不愧于
心乎性情恐而負其知不能恤下為羗酋姜聰所刺劒猶在其
身謂其將紇拔泥曰豎子刺吾之過也貞先公下愧士女所控
制諸羗者以吾致也吾死之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

宋突厥撮國一號沙鉢畧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獵于常代
之間略以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古以獻

又云撮苗才吾之子
長而且雄苗人皆知

莫敢
拒者

唐馮盎高州良德人代為本部大首領武帝初廣新二州賊帥
高法發沈寶徹等並守林士弘節度殺害隨管盎率兵擊破之
既而寶徹兄子智臣又新並子新州自為渠帥盎趨往之兵交
盎却兇大乎曰爾等頗識我否則多棄戈肉袒而拜其徒潰會

寶定身觀中羅實諸洞僚叛詔令益率部落二萬為諸先軍鋒
時有賊數萬皆據險要不可攻逼益持弩語左右曰盡無此箭
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賊退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
級

馮智戴高州都督益之子也少有籌略撫衆得其効死州洞有
帥多頭隸之業未遂父至洛陽仍領本鄉饒果宿衛及江都難
作智戴結其所部逃還是郡盜蜂起嶺嶠路絕智戴貝戰所向
無前至高涼俚帥推之以為謀主尋而益至拒守者不之前智
戴就迎乃獲進迴紇善落勁勇有膽氣每對敵臨陳必身先士
卒西突厥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
晉高鹿國王王而勇而多丁能屈伸鉤鐵

悖慢

傳曰夷蠻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古之制也逮漢
而降夷狄侵驕種類滋蕃慢驚難制其有窮廬之長惟髮之毫
懷之以文而不賓和之以親而不庭要之以盟而無信餌之以
貨而不懃或四用桀心專圖存良亡蕃服之禮任忿驚之性不
式戎索居俟正臣雍于遠人透納亡命為抄掠之患行褻嫚之
辭故王畜之君鳥獸鷗之若蟲蟲振之以威武接之以禮讓羈
縻而不絕者誠制御之遠略也

漢尉他為南越王曰高祖以中國初定使六賈賜于他邦賈至

他魁結

魁音推

箕踞見賈

匈奴單于武帝征和四年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

胡者天下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登大關取漢女為妻

歲給遺我孽酒萬石稷米五千斛孽為酒味尤亂稷米稷粟也雜繒萬疋它

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

使者曰漢禮義國也二師道前太子發兵及何也使若曰乃丞

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証之故誅丞相此

子弄父兵罪當答小過爾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

後父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乃得還朝鮮王衛滿傳子至

孫右渠滿使傳子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常入見其

蕃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于弗通辰謂辰朝之國也雍讀曰雍

蜀賓國武帝時始通其王烏頭勞自以紇遠漢兵不能至數剽

殺漢使剽切也音頻妙切也音

烏孫昆莫居西域武帝時令張騫齎金幣往賜見騫如單于禮

昆莫至此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

于單于于單于昆吾起拜其它如故南夷且蘭君武帝時南粵反帝使馳義侯

因健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

屈而旁國未寇抄取其老弱也屈音子余切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健為太守

郵支單于既殺漢使谷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

唐居三以女妻郵支亦以女子居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郵支欲

倚其威以脅諸國奇音於綺切郵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

殺略民人驅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切千里郵

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安及貴人民數百或支投都賴水中支解為截其四支也都水賴郵支支水名

發民作城日作五日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閣蘇大怨諸國歲

遣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閣蘇然閣蘇即奄蔡也歲遣者年嘗所獻遣之物遣弋季切不敢

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永谷吉等死死尸郵支困辱使者不

肯奏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屈願歸計疆難遣子侍故為此言以調

戲也歸計無其驕如此

樓蘭最山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道負水擔糧送

迎漢又為數使卒所寇徵艾不便與漢通交讀曰後復為匈奴

反間間音車其切數遮殺漢使

康居成帝時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驕慢不肯與諸國相

望都護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敬也及其稱

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質子然三國相輸高通如故遣

亦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役以今言之結配

烏孫竟未有益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

而康居驕點訖不肯拜使者都漢使至其國坐之烏孫諸臣下

王及貴人先飲啗都護吏飲音今禁切盜音徒濫切故為所省以夸旁國言固

不省視漢使也以子度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

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開康居下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言單

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其事漢為大乎而欲改志也其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不通使令其國也

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寇

其始謀狡蠹如此及城充會明使通諸道兵馬二萬人赴兵涼

壇與吐蕃大將尚結質等會與壇上吐蕃背約虜却會盟使兵

部尚書崔漢衛判官鄭叔矩判官路泌韓弁袁同直裴邈等獨

部尚書崔漢衛判官鄭叔矩判官路泌韓弁袁同直裴邈等獨

城得他馬奔涇州後唐契州主阿保機莊宗同光四年正月戊寅遣使梅老鞋里已下三人七大貢馬三十疋時阿保機將寇渤海偽脩好于我慮乘虛掩擊故也

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夫尊我尊與相掌矩

掌謂支社

也音文更切單于絡持此言又更始騎都尉盧芳甄安定以西

又田庶切

京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孫宜承宗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文兄弟後匈奴中襄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發兵擁護世世稱臣今亦漢中純劉氏未歸我亦當立之今尊事我乃使勾林王將數千騎迎芳與兄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為漢帝

南匈奴單于以光武初彭寵反判于漁陽南匈奴單于與共連兵復權立盧芳使人居五原帝初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蠡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令賂遣金幣以通舊好而驕單于踞自此冒頓對使者對以恃嫚

南齊太宗祖建元一年芮主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帝書欲代魏謂帝足以自稱吾獻使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矩是有賈胡在蜀見之云子師子皮乃援皮也

隋倭國王多思以煬帝大業三年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善落天子重與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書出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書言無禮者勿復以聞唐突厥始畢可汗高祖舉義兵遣兵助軍及平原師自恃其功

冊府元龜
益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其使者至長安頗多橫恣帝以中原未
定每優容之突厥頡利嗣立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
國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紀
頡利言詞悖傲求請無厭

吐蕃以貞觀中遣使求婚太宗不之許及破吐谷渾諸羌乃率
衆二十餘萬屯于松州西境遣使貢金甲云來迎公主又謂其
屬曰若大國不嫁公主于我即當入寇遂進攻松州

龜茲王伐疊真觀中臣于西突厥曰都護敷孝恪來伐焉耆
龜茲發兵受助自是職貢頗闕伐疊死其埽阿黎布失畢代立
漸失蕃禮

高麗以貞觀二十年十月賜詔曰高麗餘燼謂能悔禍故遣全
其巢穴而凶頑有性殊未革心前後表文類多不實每懷詭誑
罪極難原見朕使人有虧蕃禮所令誨示莫擾心羅口云從命
侵凌止積其姦惡常苞禍心蓋天攸棄豈宜馴養自今以後勿
聽常貢

虜月朱邪孤主以高祖永徽二年殺招慰使果毅都尉單道惠
而與賀魯違和

突厥默啜以中宗神龍二年殺我行人仰鴻盧臧思言帝以思
言對賊不屈節特賜鴻臚卿

吐蕃以玄中開原中自恃兵強每通表疏求敵國之禮言辭悖
慢帝甚怨之

迴紇以肅宗寶應三年閏正月己酉夜十月五人犯金光門突

入鴻臚寺門司不能禁

迴紇登里可汗毗闕可汗少子也代宗初即位以使朝義尚在河路遣中使劉清潭徵兵于迴紇乃以雍王為兵馬元帥以殿中監葉子昌與前節度朔方魏琚為左右廂中馬使以中書舍人吉甫少華充元帥判官兼掌書記給事中李進兼御史中丞充元帥行軍司馬東迴紇時迴紇營于陝州黃河北雍王領子昂等從而見之可汗雍王不與帳前舞蹈迴紇宰相及軍鼻將軍庭告曰唐天子與等里可汗約文兄弟今可汗即雍王叔叔姪有禮數何得不舞蹈子昂苦辭以身有慘禮不合又報云元帥即唐天子也太子即諸軍也豈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前舞蹈相拒久之車鼻引子昂李進少華魏琚各榜撻一百少華居一日而死以王少年而未諳事放歸榮本

吐蕃以代宗大代歷二年十月遣其道領論立隨和蕃使景仙來朝景仙奏曰臣見吐蕃質番于延葛川與臣六請以鳳林關為界帝不答

迴紇以大歷六年正月于鴻臚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由官禁止反歐以三百騎犯金光門朱雀門是日皇城諸門盡閉帝使中使劉清潭宣慰乃止七年七月癸巳擅出鴻臚寺入切市張遂長安縣令少日與金光門之街奪說所乘馬去而曰脫身避走所由不能禁九年九月壬寅鴻臚寺擅出寺白晝殺人所由禽之特詔免罪又十年九月戊申迴紇白晝刺人于東市人執之旬于萬年縣其首領赤心聞之自鴻臚寺馳入縣獄劫囚

而出斫傷獄吏渤海以憲宗元年進奉端午揚信迺歸潼關吏
執以至鞫于內伏

黠申斯以武帝會昌初破廻紇自昌李陵之後與國同往令達
干等十人送太和公主至塞上烏介途遇黠戛斯使達于等並
被殺太和公主却歸烏介可汗乃質公主同行南度大磧至太
德界奏請天德城于公主居

怨懟

夫戎狄無厭本乎桀鷙之性國家有道存天羈縻之情然恃險
于遠時利不顧制御或失驕慢遂滋揚言怨有輕背約束大即
寇道如故小則媿蹇自盜斯蓋蠻貊之所常態邊塞之所預妨
者也

漢南粵云尉佗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高皇帝立我
通使物令高人聽說臣別異蠻夷鬪其器物鬪與此必長沙王
既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以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號
為南粵武帝

匈奴郅支單于宣帝時郅支以呼韓邪破若降漢不能自還即
西收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
昆下令呼偁小國名在匈奴
此偁起屬切令音零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
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

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漢末王莽奏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
者以諷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厚賞單于從之故莽烏
單于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詔令上故印

授綬漢使受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漢使陳饒謂諸將率曰
單于如視印見其变改必求故印此非詞說所能拒也既得而
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推破故印以絕禍根乃引父斧推壞
之明單于使人求故印漢使亦以故印匈奴求稅烏桓不得重
以印文改易故怨恨寇擊諸國莽于是分匈奴為十五年單于
後漢殺車國王賢遣使貢獻請都護光武以問大司空竇融以
為獻父子兄弟相約事漢疑誠又至宜加位號以鎮安之帝乃
因其賜使賢西域都護印首及車旗黃金錦繡故煌天守裴尊
上言夷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
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尊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
由詐稱大都護

匈奴建武中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
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計其言故賞遂不
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
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抄掠甚重北邊無復寧歲

南唐詔蛮高宗時其渠帥來朝其後孫問羅鳳立襲雲南王時
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使張虎佗為雲太守仲通褊急度佗又
遣人辱罵之羅鳳忿怨因攻圍虎佗殺之自是閣羅鳳北臣吐
蕃默啜天則冊立為特進頡跌利佗大單于立功報國為汗初
高咸享中突厥諸部來降附者多虜之豐勝灵夏厥代等六州
謂之降戶默啜至是又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
子則天初不許默啜大怨言辭甚慢

尸利佛國誓王渤順玄寧開元十年遣使獻表論邊凌侮言甚切至

迴紇以代宗大歷之後恃功魯遣使督和使贈帛十三年寇太原德宗即位使中官梁文秀告哀且修舊好可汗移地不為禮德宗建中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常魯與吐蕃使論悉諾羅等至自反魯與其使崔漢言曰來勅云所貢獻物並領訖今賜外王少信物至領取我大蕃與唐國舊生爾可以得臣禮見慶又所欲定界雲州之西請以賀蘭山為界其盟約請依景龍二年吐蕃尚結贊德宗真原中陷夏州檢校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瀚為入吐蕃使瀚至鳴紗與尚結贊相見詔問其違約陷鹽夏州之故對曰本以定界碑被牽恐二國背盟相侵故造境上

請修舊好又蕃軍頃年破朱泚之衆于武功未獲酌價所以來

爾

殘忍

慘毒安忍疾之已甚桀驚獷荒死而不吊其有族類斯熾威信罔攝天資狡惡不常喜怒甚者滅親以自立次乃雪衆以求附聚封割而為樂焚灼而逞志芥視老弱獸飲膏血服習凶器暴殄天物間以小怒亦成淫罰中國所以徵御備守蓋謂此也

漢匈奴冒領頓單于為太子時作鳴鏑音鏑饒箭也習勒其騎

射皆習射也今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

鳴鏑所射取斬已之而冒領已鳴鏑自射善馬左右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

匈奴据衍胸^音鞬单于初立凶惡盡殺虛問權渠单于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

魏高句麗王位宮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

晋林邑王文以前王范逸妻妾悉置之高數從已者納之不從者純其食永和三年率衆攻陷日南太守夏侯覽以尸祭天

隋吐谷渾王吕夸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惧見廢辱遂謀執吕夸而降請兵于邊吏秦州總管河間

王引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洩為其父所殺

唐竇王吐蕃質府姓不夜名器宗弄讚太宗為其君長用刑嚴峻喜怒無常每日異國賓客驅野馬犁牛于前弄讚馳以劍斬

之首墜于前側用以為勸突厥可汗默啜則天時攻定州殺刺

史孫彥高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則天乃立

廬陵王為皇太子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未發而默啜盡殺所

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迴遁而去所過殘滅不可勝

紀

迴紇等里可汗代宗即位初助國討史朝義晚至東京以賊界

四行殘忍士女惧之皆登善聖寺及白馬寺三閣以避之迴紇

縱大三閣傷死者計萬大累旬不滅

後唐契丹東丹王歸中國明宗賜姓李名讚華嚴刺馭下姬使

小有過者即挑目火灼妻夏氏畏其慘毒竟離婚為尼又好飲

人血左右姬勝多刺其背以吮之

晉契丹阿保機少年天福九年入寇陷具博及畧諸縣邑所至皆撫寧之給以符牒賞以服章及西城小戰不勝博州大血青州路絕遂大怒華人所俘百姓屠死者不可勝紀成禽軍士皆炮烙之開運二年又犯廣晉府西地界邢洛磁三州虜殺大盡東益于大桑樹炷燒之仍託樹曰我知紫被襖出于爾身豈容汝活耶

漢高祖初自汴北迴陷相州殺留後梁暉遂屠其城翌北去命唐高英鎮之唐英闕城中遺民得男女七百人而已朝中王繼引鎮州相於城中得髑髏十五萬殺人之數從可知也

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九十七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九十八

外臣部四十三

姦詐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修其修教而不妨其俗故知桀鷲詭詐荒服之性也懷柔率服中國之道也彼俗不與諸夏同則此不可一揆仁義不通廉耻遂絕虺毒獸狡喬噬為心爭先競逐貪淋是務見利忘義棄德背恩侵凌寇鈔何代能悛固當修誠厚餌結其野心多方預備防其竊發雖姦詐百當已在吾教中矣漢閩曰君搖都東甌世號東甌王後數世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曰招曰令從之未肯行獨東甌從反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丹徒以故得不誅

武帝元鼎五年南粵反閩粵王餘善上書請以率卒八千縱樓

敏擊吳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為解解因自說若不行持兩

端陰使南粵遣使與相之匈奴且鞮單于初心恐漢襲之盡歸漢使

之不降者路克國等於漢單于廼自謂我兒子安望敢漢天子

我丈人行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呼即切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

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

烏孫國治赤谷城孝武遣二帥將軍李廣利再出天子使使告

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

南粵王趙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夷

南粵使人上書曰兩國俱為蕃臣毋擅于兵相攻擊今東粵善

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于是武帝多南粵義多尤重也

守職約守職臣之職而不踰制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嶺閩

粵王弟餘善殺郢于降于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南粵諭于南

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

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字助

其後去臣諫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警動南粵且天子言事天

子期無失禮禮要以不可以怵好語入見怵誘也不可被誘以好語而入漢朝也

音先書切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勢也于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匈奴烏擁單于孝武元鼎中數使使好詞甘言以求和親漢使

王烏闕匈奴王匈奴北地人習胡俗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

其太子于漢以求和親言為王烏胡故遣子入質漢使楊信使于匈奴楊信

曰單于曰即俗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于漢單于曰非故約漢

嘗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而和親品為等而匈奴亦不復擾

邊今乃欲反古也今吾太子為質無幾矣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

無儿皆當盡也揚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匈奴復調以甘

言調古欲多得漢財物給主烏曰吾欲人漢給詐見天子面相

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

貴人使吾不與誠語也誠實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復藥欲愈

之不辜而使死漢使路克國佩二千石印綬送其喪厚幣直數

千金單于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克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

空給王烏特但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于是匈奴數使奇兵

侵犯漢邊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杆泥城宣帝特遣一子質漢

亦遣一子質匈奴王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匈奴在漢

前聞樓蘭王死故漢遣使新王令人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

即遣質子還也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入漢皆不還柰何欲王朝

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呼韓邪

單于滅帝河平元年遣右昂林王伊邪莫漢等奉獻朝貢正月

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友河東之縣伊邪莫演曰欲降即不受我我自

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

降光祿大夫谷永議即杜欽議不可納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

舜往問降伏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爾遣去歸到官位如故

不肯令見漢使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太子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

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烏累单于咸立貪王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内利寇掠又

使還知子登前死王莽建國四年斬咸子登于長安中怨恨虜寇從左地入不絕

入為寇使王聞单于輒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兵為寇入塞譬

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

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王歙與五威將王咸率黠等六人使送

又尉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

以常車亦連也舊司鹿山小至塞下单于烏追云當于男大

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单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匈奴

曰恭又单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云當為後安公當子男

奢為後安侯单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寇然盜知故歙又以陳

良等購金府云當今自羗與之差其次第多少

後漢南匈奴单于安國和帝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左賢王而

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单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

氣决故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

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

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同

謀安國既忘為单于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覺单于與新路者

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单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定襄

太子皇甫稜知之亦擁護单于懷憤益甚不遺六年皇甫稜免

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单于與中國郎將杜崇不相和

後平徽宗夫胡和皆徵下獄死安國既為骨都侯喜為等所殺

師子乃立為单于以其又温禺犢王烏居戰温禺犢王名烏居戰也始與

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叛出塞外山谷間為吏民害太奏國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

後趙石季龍伐遼西解卑段遼遼子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狄百里郊外印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皝曰胡貪如無謀吾今請將求迎彼終不款也若夫重君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復兵于密雲麻秋統重三萬迎遼為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哺及削秋官爵

後魏蠕蠕主阿那環來朝及還國也境上迂延仍陳窘乏遣者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那環執孚過柔玄奔于漢北遣尚書令李

崇御史中尉兼僕射元纂追討不及

北齊阿至羅別部東魏與和元年十一月遣使請降神武大將軍師眾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隋奚本曰庫莫奚自降高祖時突厥稱蕃之後亦遣使入朝或通戎絕最為無信

突厥始畢可汗啓民之子也大業十一年來朝于東都其年煬帝避暑于邠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于鴈門詔諸道發兵至行在所援軍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之

北齊王昌死子餘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立王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令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

麗通和狡詐以窺中原七年帝親征高麗使其臣國知牟來請
軍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
年六軍渡遼亦嚴兵于境聲言助軍實持兩間之唐初突厥強
盛帝八年三月聲言為寇命秦王率兵自潞州掩可汗之邪帳
後無寇而止突厥車鼻可當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
為可汗遇薛延陀為可汗車鼻不敢當遂率所部歸于延陀為
人勇烈有謀畧頗為衆附惡而諍諸之車鼻密知其謀竄歸舊
所阿使那賀魯貞觀中以執金地處見

昆婆鼻三姓兵衆歸朝拜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處其部落于
庭州莫賀城其後招携離散廬帳漸多及太宗晏駕謀欲襲取
西庭二州刺駱引義覺而表言之高宗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

慰撫賜以弓矢雜物寶明因說賀魯令長啞運入朝宿衛啞運
既行中悔委欲叛走寶明內防禦而誘輸羈以啞京授右驍衛
中郎將尋又放歸啞運因說其父擁西州遂據咄陸可汗之舊
地建床八十雙河及十泉自號沙鉢羅可汗其咄陸弩矢畢下
十姓悉歸附之揔有西城之地

高宗咸亨三年吐蕃遣大臣仲琮未朝帝問曰我遣薛仁貴等
安輯慕容之衆吐蕃掩其不備伏甲擊破之既又寇逼涼州欲
陷城堡其故何也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攻戰之事非臣所得
預聞也帝竟君子賜而遣之又遣都水使者黃仁素往吐蕃執
聘帝以仲琮非報權之臣又不乞和故輕其使人素竟不得其
情實而還

儀鳳二年二月工部員外郎尚書高藏加受遼州府都督封朝
鮮郡遣安輯高麗餘衆高藏既自遼東潛與靺鞨相通謀叛事
覺召還配流邛州并從其人散于河南隴右諸州貧弱者流在
安東城傍安置默啜以則天聖歷元年上有言女請賜親則
天令淮陽王延秀就納之為妃仍令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
攝春秋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鳶莊攝司賓卿大齎金帛送赴
虜庭延秀竹至突厥默啜殺南庭閻知微楊鳶莊春有意志默
受默啜令騎兵數千圍延秀拒之別所乃偽號知為微可汗與
之率衆襲代靜難及平狄清夷等君靜難軍使將軍慕容玄山
則以兵五千人降之賊軍由是大振我又進寇媯壇等州吐蕃
以玄州先天中遣使厚遣部州都督楊矩因請河南九曲之地
以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
良堪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後率兵入寇

代宗永太元年三月吐蕃請和遣宰相元杜宰鴻漸等於與寺
與之盟秋七月僕固懷恩誘其衆又南犯王幾畿

尚結贊吐蕃宰相也德宗興元元年西平王李晟之鎮鳳翔也
尚結贊頗多言謀尤惡晟乃相與議曰唐之明將李晟與馬燧
渾瑊等耳三人必為我憂乃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既和
則請盟復因會以却城因以賣燧貞元二年吐蕃用尚結贊之
計乃大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故來不特牛
酒勞軍徐乃引去特是以間晟三年五月冊拜晟為大尉兼中
書令是五月吐蕃果背約以劫渾瑊六月罷河東節度馬燧為

司徒竟中結贊之計至貞元三年月景寅入吐蕃使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崔濟至自鳴殺初濟至鳴沙與蕃相尚結贊相見宣詔問其違約陷鹽夏二州之故對曰本以定界碑被牽倒恐二國背盟相侵故造境中請脩舊好息人蕃軍頃年敗朱泚之衆於武功未獲酬賞所來爾及涉涇州其節度使閑城自守因問莫達又涉鳳翔請通使于李令公亦不見納又遣康成王貞之未皆不能達大國之命日望大臣充使良展情禮實無至者及引軍還及鹽夏二州之帥惧我之衆請以城與我求全而歸非我所陷也今君以國親將命者繼好復盟蕃之願也盟會之期及界定之所惟命是聽君歸奏定當以鹽夏相還又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媿不成及今蕃相元帥以下凡二十七人赴盟盧州節度使度希全稟性和善外境所知請令主此盟會涇原節度李觀亦請主之又同章表長聞澣誘落蕃中給役者求其人馬真數凡五萬九千餘人馬八萬六千餘人可戰者僅三萬人餘悉老幼備數而已辛未以澣為鴻臚卿又兼御史中丞充入蕃使令澣報蕃相尚結贊曰杜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以改官遣侍中渾瑊中充盟會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于清水令告尚結贊以鹽夏二州歸于我然就盟會帝疑蕃情不實以得二州為信焉結贊本請杜希全李觀同盟將劫執二節將乘其銳來犯京師希全等既不行又欲劫執渾瑊長驅入寇其使謀狡蠹如此及瑊會盟使統諸道兵馬二萬人赴平涼擅與吐蕃大將尚結贊會于壇上吐蕃

背約虜劫會盟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判官鄭叔矩判官路泌韓
弇袁同直裴題等獨城得他馬奔涇州

後唐契丹主阿保機莊宗同光二年正月戊寅遣使梅老鞋里
已下三十七人貢馬三十疋時阿保機將寇渤海偽修好我慮
乘虛掩擊故也

明宗常興六年二月己未新州王景勣奏契丹國左右廂牙慮
亮與臣書稱被都要鎮偷竊馬三疋速宜送來不然則出兵剽
掠范延光奏曰北虜以我夏州未平欲詭聞相竊時向初秋所
宜防備緣邊戍兵合交蕃者宜切留候秋護訖令還從之阿保
機長子東丹王突欲歸國明宗賜姓名贊華出鎮滑州在鎮多
行不法頃之人覲乞番闕下明宗許之復遣使就第問所欲贊

華附奏曰臣願所許州節度使明宗欲從之樞密使范延光以
為不可乃止明宗促令歸滑贊華謂使者曰若須令赴舊地當
自我爾使者以聞明宗不悅召而證之贊華曰臣不言自我魯
言乞削髮為僧使者引統軍李從昶為證贊華以王盡空曰使
者之言如水上畫字何可據耶明宗優容之

晉少帝開邊二年八月契丹瀛州刺史詐為書樂壽監軍王蠻
頤以本城歸順且言城中蕃軍不滿千人請朝廷發軍襲取之
以為內應又云今秋苦雨川澤張溢自凡橋以百水執無際戎
王已歸本國若聞南夏有變北遠陟水雖欲奔命無能及也又
蠻繼有密奏若言瀛鄭可收之先是前歲中車駕駐于河上曾
遣邊將遣書于幽州趙延壽勸令歸國延壽尋有報命依違而

已足歲三月復遣鄴都杜威致書于延壽且迷朝旨咲以厚利
仍遣沼州軍將趙行實齎書而往潛申密款行實曾仕延壽故
違之七月行實自燕迴得延壽書具言久陷虜庭願歸國中乞
發大車應接即拔身南去叙致懇切詞自綿朝欣廷然信之復
遣趙行實計會延壽大軍應接之所又有瀛州大將遣所親齎
蠟書至聞下告云欲謀翻變以本城歸命未幾曾被告變者事
不果就至是瀛州守將劉延祚受戎王之命詐輸誠款以誘我
軍國家深為信遂有出師之議

周契丹永康王兀欲自漢未遣使寓書于漢少帝會漢室有蕭
牆之亂周太祖登及時邢州節度使劉詞馳送虜使至關周太
祖覽其書欲因變以和之廣順元年正月遣將軍朱憲伴送虜
使歸國仍賜兀欲金器玉帶以結其意二月朱憲迴兀欲復遣
使來賀兼獻良馬朝廷尋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仍厚其禮既
而兀欲畱我行人

將軍姚漢英草光裔不令復絕

漢書卷之九十八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九十九

外臣部

入覲

請求

玄市

春秋之義王者無死外所以域四海而宅天下也若夫被髮左衽之居旃裘胡貉之長忿鷙怙力荒忽無常正朔所不加政教所不及乃能慕恩信被德叩關而請命款塞而願朝扶復奔走至于闕下稽顙樹領拜于王庭斯蓋中國有道太平之嘉運也是以王會着篇知固室之隆正會為圖覩唐祚之盛雖有送迎煩于傳置賜與糜于府帑比夫勞師遠攻其費相萬烏足稱道哉

漢武帝時夜郎侯始倚南越南已滅還誅反者

謂車還而夜郎誅且蘭

遂入朝帝以為夜郎王

滇王者其衆萬人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使使王然于以越破

及諸南夷兵威風風讀曰諷諭滇王入朝滇王其北勞深糜莫皆同

姓相杖未肯聽杖猶倚也相依倚為授不聽滇王入朝也勞莫數侵犯死者

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糜莫以兵臨滇滇舉國降

請置吏入朝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遣侍郎

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功主女未還會女

過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

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降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

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

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繒琦玲

凡數千人琦音奇留且一年厚賜送之後來朝賀降賓降死其子

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九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匈奴呼韓邪單于當宣帝時匈奴衰亂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

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

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力氣而不服

後以馬上戰鬥為國故有國威名于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言人

皆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

諸國為諸國之長帥也漢雖強猶不能兼匈奴柰何亂先古之制臣事

于漢卑辱先單于言忝辱之今言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可以

復長百蠻在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勝烏孫城廓諸

國皆為臣妾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

用存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

能取復

且音子子切復音復日切

雖居強于此未嘗一日安也

居音其物切

今事

漢則安在不事則為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

從事計引眾南計引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吾源塞

款叩也願

朝三年正月

會正旦之朝賀也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

二千騎為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

諸侯王上贊謁稱蕃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服安車駟馬

黃金綿繡繒絮使有司單于先行就即長安宿長平帝自甘泉

宿池陽宮帝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尸之群臣得皆

列觀蛮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于渭橋下夾道陳帝登渭橋咸

稱萬歲單于就即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有珍室詔有司議

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

詩云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克塞

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同心奉真朝貢自古國

未之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容者禮義宜如諸侯王稱

臣昧死拜次諸侯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

政今匈奴單于稱此蕃臣朝正月朔送之不逮德不能引覆其

以客禮待之位任諸侯王上二月單于罷歸遣樂長尉高昌侯

忠車騎都尉昌騎都尉虎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

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郵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

黃龍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加衣百十一龍錦

帛九十疋八千斤絮二月單于歸國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

送元帝時郵支單于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惧上書言曰常

送元帝時郵支單于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惧上書言曰常

欲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日以故未
得至漢今郅支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
單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
不忘恩德鄉慕禮義鄉讀曰饗復修朝賀之禮願傳保塞傳之窮
邊隍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

成帝河平三年匈奴復株索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
月遂入加賜錦繡繒綿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

元延元年匈奴搜諧名鞮單于為朝二年發行欲會二年歲首之朝禮欲豫其國而未入塞病死

哀帝建平四年匈奴烏誥留若鞮單于復遣使上書願朝五年
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言上游來厭人遊尤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又

曰上游亦揔謂也形耳不必係于海水也厭音一沙切自黃龍竟能時單于朝中國輒有

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帝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帑魯切

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揚雜帛五十疋黃金十
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明王以下及

從者二百余人單于又上書蒙天子神灵人民盛壯願從五百
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帝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于太歲

厭勝所在厭音一涉切舍之上林苑蒲陶宮舍止宿吉之以加敬于單

于云以敬于單于故令止上林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龍錦繡繒帛三

萬疋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况送單于出塞

元壽二年正月烏孫太昆稱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年韓入廉斯人蘇焉提等謂樂浪貢獻光武封蘇焉提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

二十五年烏桓大人率眾屬詣闕朝貢是年大人來朝大人謂渠帥也

二十七年封哀突夷賢粟等為長長自是歲歲來朝貢

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貢安帝永初

中鮮卑大人燕荔揚詣闕朝賀等太后賜燕荔揚王印綬赤馬

參駕

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夫余王來朝京作黃門鼓吹角抵擿以

遣之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

賓禮遂留內使右賢王去卑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于漢舊是

時曹公破三郡烏丸還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

烏丸行單于那數樓齊王正始六年濊不耐侯舉邑降八年詣

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年詣郡朝謁一郡

有軍征賊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晉武帝咸寧中馬朝王來朝

大康二年辰寧主復朝貢七年又來

後魏大武大平真君三年五月行幸陰山北六月仇池楊難當

朝于行宮先是起殿于陰山北殿成而難當至因日廣得焉

正平元年伊吾王康和諧闕太武優宥之待以上客和况契子

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父和歸闕俱為上客拜安西府晉昌

公

二年焉耆前郡王伊洛朝京師賜以妻女奴卑田宅牛羊拜上將軍王如故

隋煬帝太僕三年六月啓民可汗夾朝帝遣鴻臚卿史祥迎接之

五年六月高昌王麴伯雅來朝

七年十二月西突厥處羅多利可汗來朝上大悅接以殊禮

十年突厥啓民可汗卒其子咄言立十一年來朝于東都

唐太宗貞觀二年東謝蛮王元深入朝冠烏熊冠若今之類頭以金銀絡額身被毛帳常皮行滕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疑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輦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為王會圖從

四年九月伊吾城主來朝

十二月高昌王麴文泰來朝禮之甚厚

十年十二月吐谷渾河源王來朝

十三年十二月吐谷渾主河源郡王慕容謁鉢來朝奉宗女為引化郡主以妻之

二十二年二月以結骨部置堅昆都府穎燕然都護以其侯督利發失鉢屈阿棧為左屯衛大將軍兼昆都督初結骨未嘗通中國聞鐵勒等咸來內附遣使頓頽臣并獻方物至是其君長遂深入朝見太宗天成殿宴之謂群臣曰往月橋渭斬獲三突厥自謂多功今致此人于席翻吏不以為恠可謂曰用而不知邪結骨酬醉勸其因謂曰臣既一心歸國願授國家官職執笏

而還故授以此任并賚錦帛

二十三年正月制蕃王分為三蕃以次朝集

高宗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即位七月于闐王伏者信來朝

顯慶元年八月龜茲王帛訶黎布失畢來朝咸亨四年波斯畢路斯自來入朝

五年十二月于闐王伏闐雄率其子弟及首領七十余人來朝并獻方物辛卯波斯王卑路斯來朝

則天岳拱三年正月于闐王伏闐雄來朝

天授三年女國王俄琰兒爾來朝

玄宗開元二年二月癸巳奚饒樂郡王李大酺等來朝上謂之曰卿等為朕外藩欵誠夙著爰初州屬職貢相仍往緣寄任非

才拙于綏撫因使卿等積二頗成阻絕而不能不亡本翻然改

圖所覽獻書具知至懇大酺將尚縣主夫和又遣近親並自邊

隅同臻洛邑朕今與卿等相見喜悅良深

五年奚王李大酺入朝封饒樂郡王

七年十一月契丹松漠郡王莎固與永樂公主來朝

十一年松漠郡王鬱于入朝仍請婚

十三年契丹王邵固來朝從封東嶽詔受左羽林大將軍改封

廣化郡王

代宗大曆六年十一月文單國王來朝并獻馴象一十有一宰臣等上言曰臣聞春秋二百四十年不絕祥瑞而載異國之朝其在周書并美西旅之獻蓋重其德化及遠天下大同也伏惟

寶應元年聖文武皇帝陛下以至敬事天地以至孝奉宗祀武功以定大難文德以懷遠人故舊史未載之邦前王不賓之長聲教所隔言語莫通悠颺南滇幾千萬里瞻望中國知有聖人踰海而來歷年方至綿冒重阻奔波載馳黃金飾冠白璫玩耳服柔郡象牽致闕前低迴馴擾稽顙屈膝隨萬國自來庭與百獸而率舞如知禮樂之節益盛羽儀之容有以彰二化玄通醇源溥暢至和大順以兆昌其事軼於軒皇跡超于漢代矣臣等謬塵樞近獲親洪休伏請宣付史官光昭簡冊手詔答曰文單遠國自古來賓能瞻入律之風來申重繹之貢君臣入覲嬪御偕朝越海踰山輸琛獻象顧慚薄德有邁前王此皆宗社効靈上帝幽贊卿寔亮台罪大和人神翼誠感通無遠不屆求言輔

弼慶賀良深所請付史官者依

請求

王者內阜黔首外撫四夷雖蒐狩馴兵體不殺於神武而梯航獻款加來遠而施惠必接以恩信乃得其要領其或告饑饉之灾追和親之好故可示羈縻之義深賜與之恩至於借書籍請音樂或假壞土或授兵蓋典制之靡存在撫御而斯得俾夫桀鷲以息奢僭不前有懷感之心無過望之意則可以稽魏絡和戎之利賈誼五餌之術徹三邊之烽警廣函夏之亭毒矣

漢武帝時單于遣使于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

驕子者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問

典開

大閔歲給于我米

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疋則邊不相盜矣

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詔云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恐漢擁呼韓邪遣使上書來求侍子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求和親并請音樂

晉元帝大興三年建平夷王向強向璠等詣臺求拜除尚書郎張亮議夷貊不可假以軍号元帝詔特以引為折衝將軍璠平鄉侯并賜以朝服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吐谷渾慕延使上表求牽車獻烏丸帽女國帽女國金罍胡金王釧等物太祖賜以牽車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宕昌王使求軍儀及雜伎書詔報曰知須

儀等九種並非所愛但軍器種甚多致之未易內役不堪涉遠

秘閣圖書例不出五經集注論今特勅賜王各一部

扶南王姓僑一作橋音驕陳如名闍邪跋摩啓曰臣有奴名鳩酬羅

委臣免走別在餘處構結凶逆遂破林邑仍自立為王永不恭

從違恩負義叛主之奴天不容載伏尋林邑者昔為檀和所破

久已歸化天威所被四海殂伏而今鳩酬羅等執匈奴自專跟

強且林邑扶南隣界相接又是臣奴猶尚逆去朝廷遙遠豈復

遵奉此國屬陛下故謹且上啓伏聞林邑頃年表獻簡絕便所

永隔朝廷豈有師子坐而安大鼠伏願遣將軍將伐逆凶臣亦

自効微臣助朝廷翦橫便邊海諸國一時歸伏陛下若欲別立

餘人為彼王者伏聽勅旨脫未欲灼然興兵伐林邑者伏願特

賜勅在所隨宜以少軍助臣乘天之威殄滅小成伐惡從善平湯之日上表獻金吾婆羅金輕此使送臣冊誠表所陳啓不盡下情謹附舟伽仙并其伴口具啓聞伏聽愍啓

河南王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嘗求星書朝儀不給

芮芮主求醫工等物武帝詔報曰知須醫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並非所愛南方治度與此工不同織成錦工並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為恨

梁武帝七年百濟王遣使請涅槃盤等義毛詩博士並工匠畫師等勅並給之

後魏太武太平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洛遣使琛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獻不空于歲天

子降念賜遣甚厚又臣繼立不闕嘗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懇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庶饑荒無存活賊今攻城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振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汗之

孝文延興二年八月丙辰百濟國遣使奉表請師伐高麗

太和十七年九月乙亥鄧至王像舒彭遣子舊詣闕表求以位授舊詔許之

宣武永平元年十月高昌國王麴遣其兄子私署左衛將軍孝亮奉表來朝因求從乞師迎接

隋文帝開皇中突厥涉鉢略既藩附因請獵于常代之間許之

仍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

唐高祖武德二年九月突厥遣使者菎殺曷娑那可汗於中書

門下省初曷娑那與始畢臣欽若等曰突厥始畢可汗也有隙至是聞在長安

遣使來請高祖以為疑群臣咸進曰今要不與則是存一人而

離一國後必為患遂不得已乃從之八年高麗遣人來學道佛

法詔許之

太宗貞觀十七年林邑王遣使云為扶南所攻乞師救援太宗

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爾為我隣國扶南安敢侵逼此是

爾懼自來將無事矣後有使至忍和太宗言

高宗麟德二年正月丁卯吐蕃遣使來朝請與吐谷渾復修和

好并請赤水地以為牧野帝不許之

則天垂拱二年二月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并新文

章今所司寫吉凶要禮并於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

五十卷賜之

玄宗開元四年奚使乞於等觀禮拜及两市貨易許之

六年十一月丁未阿史將勒僕羅上書訖曰僕羅克吐谷羅葉

護部下管諸國王都督刺使惣二百一十二人謝颶國王統領

兵馬二十四萬衆剌賓國王統領兵馬二十四萬衆骨吐國王

石汗那國解蘇國王石匿國王喈達國王護密國王護時健國

王范延國王乂越德健國王勃將出國各統領五萬衆僕羅祖

父已來並是上件諸國之王蕃望尊重僕羅兄盤都泥利丞嫡

繼襲先蒙恩勅差使持節就本國冊立為王然火羅萊護積代

已來於大唐忠赤朝貢不絕本國緣接近大食吐蕃東界又是
四鎮僕羅兄每徵發部落下兵馬討論擊諸賊與漢軍相知聲
援應接在於邊境所以免有侵漁僕兄前後屢蒙聖澤媿荷國
恩遂發遣僕羅入朝侍衛玉階至願獻忠殉命以為臣妾僕羅
至此為不解漢法鴻臚寺不委蕃望大小有不比類流例高下
相縣即恭授官竊見石骨龜茲并余小國王子首領等入朝元
元功效並緣蕃望授三品將軍况僕羅身特勤本蕃位望與親
一種比類大小諸國懸殊却授僕羅四品中郎但在蕃王子弟
娑羅門瞿曇金剛龜茲王子白孝順等皆數改轉位至諸衛將
軍哇僕羅最是大蕃去神龍元年蒙恩勅授左領軍衛翊府中
郎將至今經一十四年又淪被屈不蒙准例授職不勝苦屈之
甚勅鴻臚卿例准例定加品秩勿令稱屈

七年二月安國王篤薩波提遣使上表論事曰臣篤薩波提言
臣是從天主領普天下賢聖皇帝下百萬重草類奴在遠义手
踟跪禮拜天恩威相如拜諸天自有安國已來臣種族相繼作
王不絕并軍兵等赤心奉國從此年來被大食賊每年侵擾國
王不寧伏乞天恩茲澤救臣苦難仍勅下突厥施令救臣等臣
即統領本國兵馬計會翻破大食伏乞天恩依臣所請今奉獻
波斯驢二拂菻繡毼一鬱金香三十斤生石密一百斤臣今
借紫訖伏乞天恩賜一貞三品官又臣妻可敦奉進進拓必大
襪二繡襪一貞上皇后如蒙天恩茲澤請賜臣鞍轡器伏
袍帶及賜臣妻可敦衣裳粧粉其月戊辰俱密國王那羅延上

表曰臣曾祖父叔兄弟等舊來赤心向大國今大食來侵吐火羅及安國石國拔汗那國並屬大食臣國內庫藏珍寶及部落百物姓並被大食徵稅將去伏望天恩處分大食令免臣國稅臣等即得久長守捉大國西門伏乞照臨臣之願也

其月庚午康國王烏勒伽遣使上表曰臣烏勒伽言從 從天生普天皇帝下萬里長蹄下草土內類奴臣種族及諸胡國舊來赤心向大國不曾反叛亦不侵損大國為大國行卑益士從三十五年來每供大食賊闕戰每年大發兵馬不蒙天恩送兵勅助今經六年被大食元率將異密屈底波領衆軍兵來此共臣等大破賊徒臣等兵士亦大死損為大食兵馬極多臣等力不敵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圍城以三百拋車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國臣等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漢兵來此勅助臣若難其大食只合一百強盛今年合滿如有漢兵來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今謹獻好馬一波斯駱馳一驪二如天恩茲澤將賜臣物謂付臣下使人將來冀無侵奪

八年南天竺國王右武衛大將軍戶利那羅僧伽寶多拔摩為國造寺上表乞賜額勅以歸化為名又上表乞袍帶曰蕃人無識惟將衣帶為重既不賜及豈知優寵勅中書門下南天竺王遠遣朝貢其使却還並須周旋發遣滿望乃以錦袍金帶魚袋七事賜其使遣之

十年三月庚戌波斯國王勃善活遣使獻表乞授一員漢官許之

十五年吐火羅菴護遣使上言曰奴身罪逆不孝茲父身被大食統押慮徹天聰頌奉天可汗進旨云大食欺侵我助與你氣力奴身今被大食重稅欺若食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濟奴身自活不得國土必遭破散救防守天可汗西門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敏與奴身少多氣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處分突厥施可汗云西頭事委你即須發兵徐却大食其事若實望天可汗却垂處分奴身緣大稅急求不得好物奉進望天可汗照之所欲驅遣奴身及須以西方物并請處分奴身一一頭載不可怠慢十八年七月癸未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

十九年康國王烏勒上表請封其子咄曷為曹國默啜為米國

王許之

十九年十一月突厥遣其大臣葛阿默察之來朝獻馬五十疋謝恩也初突厥苾伽可汗之弟闕特勤死苾伽來請好匠寫其貢詔遣差人工六人往焉既畫工妙絕倫突厥國內未知見者苾伽每勸畫處噓郝如弟再生悲涕不自勝遂遣察之謝恩且送畫人也

二十三年閏十一年月日本國遣其臣名代來朝獻表懇求老子經本及天尊像以歸于國發揚聖教許之

二十六年六月甲子渤海遣使求寫唐禮及三國至晉書三十六國春秋許之

二十九年按汗那王阿悉爛達千上表請改國名勅改為寧遠

國

天寶五年五月石國王遣使上表乞授長男即居車自卑施官
詔拜大將軍賜一年俸料

八載吐火羅葉護夫里帝伽羅遣使來朝獻表名臣隣境有一
胡號曰竭師言在深山恃險阻遠皆聖化親輔吐蕃知勃律地
狹人稠無多田種鎮軍在彼糧不克於箇夫密市易鹽米然食
得之濟商旅來往皆着竭師國過其王遂授吐蕃貨求于國內
置吐蕃城堡捉勃律要路自高仙芝蘭勃律之後更益兵三千
人勃律因之竭師王與吐蕃乘此虛危將兵擬入臣每憂一切
破亮徒若開得大勃律已東直至于闐焉耆卧凉瓜肅已求吐
蕃更不敢停住望安西兵馬來再五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

律伏乞天恩允臣所奏若不成請斬臣為亡段緣箇夫密王向
漢忠赤兵馬復多士廣人稠糧食豐足時望天恩賜箇夫密王
勅書宣慰賜衣物並寶細腰帶使感荷聖恩更加忠直帝覽表
許之

十二載四月甲戌骨咄國人史難之康丁真表乞度為僧許之
德宗真元二十年日本國留住學生橘免執學同僧空海至元
和元年正月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真入奏前件學士等執業稍
成願本國使請與臣同共歸國從之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庚子鶻迴使者請於河南府太元府置歷
宜等三所許之

穆宗長慶四年九月甲子灵武節度使李進誠奏吐蕃遣使求

五臺至國蕃在代州多浮屠之跡西戎尚跡教故求之
敬宗寶歷元年五月景辰新羅國金彥昇奏先在大學生崔利
貞金叔貞朴李業四人請於還蕃其新赴朝貢新金允夫金立
之朴亮之等一十二人請畱在宿衛仍請配國子監習業鴻臚
寺給之糧從之

二年十一月新羅質子金允夫請准舊例中使入蕃便中副使
同到本國譯詔書許不旦令隨告使充副使

文宗太和七年春正月己亥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祕書監忽汗
都國王太尋震奏遣學士解楚卿趙孝明劉寶後三人府謝恩
使同中書右平章事高賞英赴上都間先遣學生李居正朱承
朝高壽海等三人事業稍成請准例遞乘歸本國許之

武宗會昌元年八月迴鶻迫于饑求糧食閏九月丁酉詔許賑
救迴鶻米二萬石時帝開延英復詔宰相問之陳夷行候次謂
李德裕曰此並資盜糧耳德裕曰今徵兵未進天德至危若不
救此饑人且令三數月安靜忽陷却天德公能獨當其名否夷
行遂默然而止及德裕延英從容論奏帝心乃定

梁太祖建號契丹阿保機遣迭使名馬口女貂皮等求封冊梁
祖與之書曰朕今天下皆平惟太原未伏卿能長驅精神徑至
新莊為我翦彼仇與你便行封冊

後唐莊宗周光二年十一月己丑幽州李存賢奏契丹林才求
茶藥明宗天成二年十月幽州奏節冊王羗人特書求碑石欲
為其父表所葬所

三年四月幽州奏得契丹得求覓樂器云要蕃中所有即亦遵副帝月招懷之道且宜依遵

四年十一月吐谷渾首領薛糞堆進狀乞授嵐州刺史上欲許之安重誨諫乃止

長興三年二月雲州上言契丹遣使來求果子帝曰虜中雖闕此物亦被非實然蓋當面偵謀宜祖其來但保雲遣使入朝當有處分三月甲午禮賓使梁進德自契丹使迴稱契丹王請放前刺舍利還本國

七月幽州奏契丹國羌梅老乾捺鋪都到州求果子

晉王廷裔移鎮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為節度使處直則廷以之叔祖也處直為養子都所慕時威北走虜庭虜

納之至是虜遣使諭高祖文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防授旄節請遣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乃合中土舊規戎王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爾自諸侯為天子有何皆級即高祖畏其滋曼則厚賂力拒其命愆忿稍息遂軍外廷裔鎮山中且欲塞其意也

玄市

夫王者之收四夷也有懷柔之道焉有羈縻之義焉蓋所以底寧邊鄙休息中夏者也則玄市之設其懷柔羈縻之旨與安自漢初始建斯亦和戎之一術也漢高祖立趙佗為南粵王使和

集百越輯與至高后時有司請禁關市鐵器佗上書文首言高后今日母子鉄夷

外越今鐵田噐馬牛羊即予之莊母子能莊

文帝時匈奴和親與通關市

景帝時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

議繇是擇走集之地行關市之法通彼貨賄敦其信義歷代遵

守斯武帝時明和親約刺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

皆親往來長域下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者讀曰者漢亦通關

市不絕以中之以關市中其意中竹仲切宣帝時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

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

後漢光武建武中置烏桓校尉於上谷窰城縣名亦作寧歲時互市

焉

明帝中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帝異其交通不復為寇乃

許之

章帝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

市詔書聽雲遣使驛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祖渠伊莫訾

王等駟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賓客交易諸大人或前至所在郡

縣為設官却賞賜待遇之

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令止烏丸校

尉所居窰城下通胡市

獻帝建安中鮮卑素利彌加厥機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通

市是時梁習為并州刺史鮮卑大人育延為常州所畏而一旦

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

州下又恐為所畧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市遂勅郡縣自

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

魏文帝黃初三年鮮卑軻比能帥部落大小子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

北燕馮跋時庫莫奚盧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千疋許之處之於營立

梁高祖天監中河南王林運籌遣使貢獻其地與益州隣常通商賈後魏宣武時西域貢其珍物充于王府又於南垂立玄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

隋煬帝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吏部侍郎裴矩掌其事

唐高祖武德八年吐谷渾款豕風戍各請玄市並許之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大帝少卿姜晦上封請以空名告身於六

胡州市馬率三十疋馬酬一遊擊將軍時厩馬尚少深以為然

遂命齊告身三百道市焉

四年奚使乞於西市貨易許之

十五年吐蕃與突厥小殺書將計議同時入寇小殺并獻其書

帝嘉其誠引梅錄啜宴于紫宸殿厚加賞祭仍許于翔方軍西

授降城為玄市之

肅宗乾元中迴鶻仍歲來市以馬一疋易絹四十疋動至數萬馬

代宗大曆八年迴鶻遣赤心領馬一萬疋來求市帝以馬價出于租賦不歆重困于民命有司量入計許市六千疋

德宗貞元三年十二月初禁商估以口馬噐械於党項貨易

六年六月迴紇使移職伽達于歸蕃賜價絹三十萬疋
八年七月給迴紇市馬絹七萬疋

憲宗元和十年八月以絹十萬疋賞迴紇之馬直

十一月吐蕃使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十二月以絹九萬七千疋償迴紇馬直

十一年二月以內庫繒絹六萬疋償迴紇馬直

四月以絹二萬五千疋償迴紇馬直

穆宗長慶二年二月以絹五萬疋賜迴紇充馬價

四月又賜迴紇馬價絹七萬疋

十二月以絹八萬疋償迴紇馬直

文宗太和元年三月內出絹二十六萬疋賜迴紇充馬價

六月命中使以絹二十萬疋付鴻臚寺宣賜迴紇充馬價

五年六月貶右龍武軍大將軍李其心為宣州別駕其心子貸

迴紇錢一萬一千四百價不償為迴紇所訐故貶其心因下詔

曰如聞填來京城內衣冠子弟及諸軍諸使并商人百姓等多

有舉蕃客本錢歲月稍深徵索不得致令蕃客停滯市易不獲

及時方務撫安須除舊弊免令受屈要典改更自今以後應諸

色人宜除准勅玄市外並不得輒與蕃客錢物交關委御史臺

級京兆府切如捉搦仍即作修件聞奉其今日已前所欠負委

府縣速與徵理處分

開成元年六月淄青節度使奉新羅渤海將到熟詞請不禁斷

是月京兆府奉進建中元年十月六月勅諸錦刻綾羅縠綾織

成細細絲布技尾牛尾鎮珠銀銅鐵奴婢等並不得與諸蕃玄
市又准令式中國人下合私欲外人交通賣買婚娶來往又舉
取蕃客錢以產業奴婢為質者重請禁之

後唐莊宗周同光三年八月請州市到黑水蕃馬三十疋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新州奏到得契丹書乞置玄市翌付中書
宣示百官

四年四月勅沿邊置場買馬不許蕃部直至闕下帝自臨馭款
來遠人党頃之衆競赴都下賞賜酒食于禁庭醉則連被歌土
風以出凡將到馬無駑良並云上進國家雖約其價以給之并
計其館穀賜資每歲不下五六十萬侍臣以為耗蠹中國無此
于此因止之

是年散騎嘗侍蕭希甫條奏請蕃貢馬稍多酬賞
價倍戎夷無厭思與敗請却欲邊上置玄市知許

首領
入貢

長興二年五月青州奏黑水瓦見部至登州賣馬

三年七月飛龍使奏迴紇所賣馬瘦弱不堪估價帝曰遠夷交
市不可輕阻可以中等估之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雲州張溫言契丹在州境玄市閏正月雲
州上言契丹至州界市易

二年雲州上言達恒胡祿莫族帳到州界市易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登州言高麗船一艘至岸管卑將月昕而
下七十人入州市易是月雲州言契丹首領述律梅里求玄市
從之

十月青州言高麗遣人市易

二年北面揔管言契丹遣人欲為玄市其土渾部族歸舊地從之是月言雲州言揔管報于州西北野固口與契丹玄市從之十二月雲州言沙彥珣奏十年前與契丹玄市則例三年雲州言契丹石祿收部族近城市易

晉少帝天福八年西京奏契丹遣前青白軍使王從益到京出

余貨斛斛宣破省錢收余

是時馬暉移鎮靈武河西羊馬所產易為文帝暉暮年得馬五千疋而蕃

部歸朝議患之

周太祖廣順元年二月命迴紇來者一聽私便交易管下禁語先是迴紇問歲入貢每行李至關禁民不得於蕃人處易市寶貨一犯者有刑太祖以為不可至是聽之由是王之價直十損七八矣

十月涇州言招到部蕃野龍十九族有馬赴涇師貨價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九十九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千

外臣部 四十五

疆盛

讐怨

忘滅

疆盛

夫中邦任土猶申畫于要荒絕域殊風固靡通于正朔是故雖首雕題之客為講再服之民無于之君不加以文告絃弧之后不董之以武威故能蕃育窮陬延祚常是乘時乘射利侵侮外陲安忍阻兵吞噬同類雖虵豕存食以器凶為令國然夷狄有君固先儒之深耻也

西羌無弋曾孫忍當秦獻公楚立欲復繆公之迹兵臨渭首滅

夷繇繇齊戎忍季母卯畏秦之威將其重種附落而南出賜友

河曲自後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兄子為九種
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羗之興盛從此始矣及忍子研立時秦
孝公雄疆威服羗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
王研至豪健故羗中號其後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
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蕃息

漢匈奴冒頓單于襲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
氏南并類煩白隍河南王三王之居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

匈奴地者與漢閔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朝那禹定安遂侵燕

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于兵革罷讀以故冒頓得自

疆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控引也控言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余

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尚又其世傳不可得而自然至冒

頓而匈奴自疆大盡服戎北夷而南於諸侯為敵國後北服渾

窳射丁零隔昆能新犁之國五小國也渾音昆胡切於是匈奴

貴人大臣皆以服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韓王信于代郡馬邑

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陷匈奴得信引因兵南踰距

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高帝至平城冒頓縱

精兵三十餘萬圍帝于白登七日

匈奴烏維單于子啓武帝元封六年立年少號兒單于益西北

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

朝鮮王衛滿初取亡命千余人東走出塞度淇水屬直蕃朝雉

蠻夷會孝惠高氏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

外蠻夷毋使益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帝許

之以故滿得以兵為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直邑番臨屯皆來服
屬防數千里

安息國王治番夔城

番音盤

其屬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入

國也武帝始遣使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于東界東界去王國
都數千里行北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

屬聯也音之款切

烏孫國大昆彌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疋最為疆國故服匈奴

故謂舊時也服屬于匈奴也

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

言終羈縻屬之而已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控弦十餘萬故疆輕匈奴及為匈奴所滅

遂分為五部翎候

翎即翎字

後百餘歲貴霜翎候立就卻攻滅四卻

候自立為國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蜀賓其

有國立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為王復滅天竺置將一

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諸侯稱之皆曰貴霜王僕

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及宣城王康死弟賢代立詐成大都護移

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為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

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

後漢武陵蠻夷光武中興之際最為盛

燒當羗滇吾附落中元中轉盛常雄諸羗每欲侵邊者滇吾教

以方畧為其距師

呂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

烏桓大人本東胡也靈帝初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
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

稱峭王

峭音七
笑切

獻帝建安中烏丸鮮卑稍更強盛亦因漢末之辭中國多事不
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畧人民北邊仍受其困
會遠紹兼河北仍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
尚熙又逃于蹋頓又饒勇邊長老皆北之冒頓恃阻遠敢受亡
命以雄百蠻

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稱汗魯王并勇健而多計策

韓滅北興高后麗沃沮南興辰韓按本皆朝鮮之地也靈帝末

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

夫余本屬玄菟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
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強度以夫余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
魏鮮卑軻比能黃初中衆強盛控弦十余萬騎每鈔畧得財物
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余却大人皆敬憚
之晉林臣國王范逸死奴文慕位於是乃攻大歧界小歧界式
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
入貢于武帝其書皆胡字至穆帝永和三年又率其衆攻陷日
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余賁九真以覽尸祭天鏟平西
卷縣城逐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永以日南北鄙橫山為屍
初徼外諸國壹齎宝物自海路求貨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
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
戢估較大半又伐川調抱声去征伐由是諸國悉憤且林邑少
田貪日南之地戢死繼以謝邑是歲朱蕃使督劉雄護戍于日
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
護勝峻率交廣之兵伐文于盧容擢侵刻如初及覽至即入耽
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既而又還林為文所敗
焉耆國王會滅白山遂據其國武帝大康中遣子熙歸本國為
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故葱嶺以東莫不率服
索虜倚孫十翼韃勇壯衆復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
山衆數十萬

宋荆蛮民順附者一户轉穀斛其余尻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

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徑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
鮮動有數百人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
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滿溪辰溪酉溪謂之五溪
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者阻人跡罕至
焉前世以來屢為民患及至宋世或降或叛征討不絕時巴東
建平宜都天門西郡蠻為寇諸郡民戶流散十不存一明帝順
帝世尤甚雖遣攻伐終不能禁荊州為之虛弊南齊東夷高麗
王樂浪公高璉高祖建元三年遣使貢獻乘舶泛海常亦通使
于魏然強盛不敢制魏置諸國使即齊使第一高麗次之梁滑
國車師之別種也元魏之居柔乾也滑猶為小國屬芮芮後稍
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剽賓焉耆龜茲踈勒姑墨于闐句盤

等國開地千余里

後魏芮芮國蓋匈奴別種自孝武南遷因擅其故地宋昇明中
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伐魏齊建元元年洪軌始至其國國王
率三十萬騎出燕然山東南二千余里魏人閉關不敢戰

後周突厥之種他鉢控弦數十萬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中府
藏以事之他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男兒常孝順何患乎貧
也隋突厥之後沙鉢畧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復宗祀
絕滅每有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沙鉢畧由是悉眾為寇控弦之
士四十萬高祖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里長叉守
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達奚長儒據同槃皆為虜所敗

莫何可汗突厥之別種也突厥處羅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

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者諸國悉附之

後唐耶律阿保機者契丹別部尊長也先是契丹王欽德政襄阿保機最推雄勁族帳漸盛代欽德為主先是契丹之先大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為八部每皆號大人內推一人為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二年第其名以代之及保機為主乃怙疆恃勇不受諸國之代遂自稱國王及幽州劉守光末年苛慘軍士亡叛皆入契丹泊周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為其寇所掠既盡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漸盛與太祖會盟于雲州結為兄弟其後阿保機僭稱帝號以述妻律氏為皇后用燕人韓延徽為宰相法令嚴明諸侯畏服與太祖抗衡通朝貢于梁祖

讐怨

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讐乎百世可也故有不反兵不共國之怨斯乃勇夫節士之所為矣若乃夷狄之人天性忿讐負兵怙衆結怨流隙乃有投身于窮荒依援于大國或竊發于好會或爭鋒于武力雖近乎義亦不足尚故周禮調人之設豈能諧和于異類者哉

漢烏孫王號昆莫負難堯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燉煌間小

國也初連山以東燉煌以西大月氏攻殺難堯靡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

昆莫新生傳父布就翽候抱亡置草中翽候烏孫大臣號其罪亦一猶漢之將軍

耳而布就者又翽候之中號猶翽與翽同為求食還見狼乳之以乳又鳥

御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

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攻時且氏以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

塞音

先得切而域國名即佛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性耳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

莫既健自請單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

夏地昆莫略其地衆因留居兵稍強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

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

又云張騫建元中為郎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

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騫以即應募扞弥國初二師

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扞弥遣太子賴丹入至京師茲曰外

國皆臣属于漢茲龜何以得受扞弥質將賴丹入至京師昭

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扞弥太子賴丹始畢可汗以煬帝業十

年始畢率其疆種落入寇鴈門次年又寇馬邑隋未醉離中國人

劫之者無數歲大強盜勢凌中夏迎肅皇后置于定襄薛舉竇

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執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比

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者往來相望于道也

唐國者康居之後也名為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未國使曹

何國國安國小安國即也波國烏邦曷國皆歸附之唐西突王

業護可汗勇而有謀隣國爭附之控弦之士數十萬據舊烏孫

之地遂霸西域自隋末與中國絕高祖初復通吐蕃號其王為

贊府太宗貞觀八年十一月遣使朝貢贊府年始弱驍武絕人

惟慷慨有霸西域之志党項白蘭諸部及吐蕃渾西域諸國咸

畏懼之高宗調露中吐蕃始盛先是劔南兵募于茂州之域安

築南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俄有生羌為吐蕃鄉導故陷其

城遂引兵守之由是西洱河諸蠻皆降吐蕃時吐蕃盡收羊同

党項及諸羌之地東與京松茂雋等州相接南降天竺西又攻
陷龜茲踈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余里自漢魏以來西戎
之盛未之有也茱護可汗西突厥也茱護立遂北并鐵勒西拒
波斯南隣蜀賞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舊據烏孫之
地又移庭于右國北十泉其西域諸國王悉受頡利調發兵遣
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之有也賓王姓不夜
氏名噐宗夷讚驍勇有謀鄰國羊同之數莫不賓伏之遂雄西
域

大食國以高宗龍朔中擊破斯又破拂抹又南侵婆羅門吞并
諸國勝兵四十余萬

突厥車鼻可汗其地去京師尚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自注鼻
可汗西有歌羅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

乙毗沙鉢羅西突厥也自龜茲善且未吐火羅耆石國使國
何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使朝貢太宗降璽書尉勉黑水靺
鞨最處地北方尤稱勁健每恃其勇當為降境之患

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
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必為害王即殺
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

魏鮮卑漢末步度根既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萬
人為大人後代即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將萬餘騎迎
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
呼軻此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兵盟誓此能便于會上殺扶羅韓

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比善
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魏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
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余落保太原鴈門即步度根乃使人招
呼泄歸泥曰汝父為比能所殺不念執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
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他等由
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青龍元年比
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府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
能寇抄并州殺畧吏民明帝遣驍騎將軍秦郎征之歸泥反比
能將及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破吹居并州如故步度
根為比能所殺

晉焉耆國王龍安夫人獐胡之女妊身十二月剖脅生子曰會
立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茲王白山
所辱不忘于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白山遂據其國
扶南國子孫相傳至槃况死國人立其大將范篩蔓蔓病姊子
旃蔓立殺蔓子金生十余年蔓少子長襲殺旃以兩鉞旃腹曰
汝昔殺我兄今為父兄報汝旃大將范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為
王是吳晉時也

宋葉延父吐延為昂城羌莫羌聰所刺葉延小而勇果年十歲
縛草為人號曰羌聰每旦輒射之中則喜不中則號咷涕泣其
曰仇賊諸將已屠繪之汝年小何煩自苦如此葉延嗚咽不自
勝谷母曰誠知無益然葉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耳性至孝母
病五日不食

唐引羅百濟武德九年遣使訟高麗王建武關其道路不得入朝又相與有隙屢相侵略詔員外散騎侍子朱子奢往和解之建武奉表謝罪請與新羅對使會盟

西突厥統葉可汗自負疆盛無恩于國部衆怨歌邏祿衆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貞觀中數遣兵又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阿使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子也武德九年延陀迴紇等諸部皆叛攻破欲谷設社尒擊之復為延陀所敗貞觀二年遂率餘衆保于西徧依可汗浮圖后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尒陽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破西蕃半有其國得衆十餘萬自稱都布可汗謂其諸部曰首為背叛破我國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據有四方大得兵馬不平延陀而敢安樂是忘先可汗為不孝也若天今不捷死亦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得方須留鎮壓若即棄去遠擊延陀只恐葉護子孫必來復國社尒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娥設為啞利始可汗社尒部兵又恐苦又役多委之逃延陀因縱擊貶之復保高昌國其舊兵在者總萬餘人又與西蕃結隙

高昌國貞觀中太宗遣折衝都尉置中書譯語揖恒然統使西域焉耆王突厥支因遣使朝貢請開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許之自隋季亂離磧路遂閉西域朝貢者皆由高昌于是高昌怒遂與焉耆結怨遣兵襲擊焉耆大掠而去

渤海國王武藝本高麗之別種也其父作榮東保國婁之地自立為振國王藝武以為桂婁郡王開元四年黑水靺鞨遣使來朝武藝謂其屬曰黑水途經我境始可歸唐今不言而行必與與大唐通謀復皆攻我也遂遣毋弟火門藝發兵以擊黑水門藝以克質子至京師不構怨乃曰黑水歸唐而擊之是背唐也唐國人衆兵強萬倍于我一朝結怨恐但自滅取亡昔高麗全全盛之時兵三十餘萬抗敵唐家不事賓伏唐兵一臨掃蕩俱盡今日渤海之衆數倍小于高麗乃欲違背唐家事必不可武藝不從固違之門藝文上書諫武藝怒其遣從兄大壹夏代門藝統兵命左右殺門藝門藝聞之遂間道來奔詔授左驍衛將軍後武藝遣使朝貢上表極言門藝罪狀請殺之玄宗遣使往安撫執武藝曰門藝遠來歸披藝不可殺今流向嶺南已遣去訖乃畱其使馬文軌別遣使報之俄有泄其事者武藝又上書曰大國示人以信豈有欺誣之理今聞門藝不向嶺南伏請殺之由是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出道邃曹州刺史源復為澤州刺史遣門藝斃住嶺南以信之二十年武藝率海賊攻登州殺刺史韋俊詔門藝往幽州徵兵以討之令新羅發十萬人應接屬山阻寒雪竟無功而還武藝懷怨不已密遣使至東都厚賄刺客遮門藝于天津橋客之下死詔何南府捕獲其賊殺之

後唐契丹王贊華明宗時歸朝請泰帝幸懷州遣內班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害之

東丹長子元欲進開運未從虜主耶律德光入汴虜主遂殺繼
旻彥紳於東市以復東丹之仇也合九欲弟晉鞋為滑州節度
使以處東丹之舊地

亡滅

戎狄之性忿執難制存食邊境侵敗王畧示之德義而不伏威
以文告而不庭我武用張元戎具舉烏窠路絕鼠首計窮投戈
請降擊頸就戮盪覆巢穴區落以平勦絕鯨鯢京觀斯立蓋天
討有罪自取滅亡若乃俘執其君遷徙其衆俾全首領者蓋亦
有焉

鄭瞞鄭瞞秋國名防風氏之后添姓魯文公十一年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

得臣追之吉候叔夏遇莊叔莊叔得臣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

駟乘四人共乘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鄭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敗夷狄也富父

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椿舊勸也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

後世怪之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初宋武公之世

鄭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師師禦之耐班禦皇父克石皇父戴

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為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

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生及牛父皆死故耐班獨受賞宋公子是

以門賞耐班使食其征門閔門征稅也謂之耐門晉之滅路也在宣十

獲僑如之地焚如齊哀公之二年魯桓之十九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

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

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周首濟邑濟

北有周魏人獲其李弟簡如代齊遜走至衛見獲鄭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切絕

首亭

潞赤狄也魯宣公十五年六月晉荀林敗之于曲梁滅潞以潞子嬰而歸

仇猶狄之國趙智將伐遺之廣車智伯歆伐仇猶遺之大鐘以載廣車廣車橫陣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

秦戎王義渠昭王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于甘泉宮因起兵滅之置其地為隴西北地上郡焉

漢南越王興立與其母太后求內屬其丞相呂嘉反攻所殺王太后蓋殺漢使者元鼎五年和以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五桂陽下煌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候因巴蜀罪人發夜即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誅呂嘉

南越遂平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直曰南九郡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二歲而亡

東粵王餘善立時南粵反餘善持兩端陰使南粵反漢破番禺樓船將軍楊僕上書請引兵擊東粵帝以士卒勞倦不許明年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乃發兵距漢帝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粵侯王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故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服謀殺善以其衆降天子曰東越陋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將其名徙處江淮之間東越地遂虛

朝鮮者其王滿燕人也傳子至孫右渠漢遣左將軍擊朝鮮元

封三年其相尼奚相參乃使人殺其王右渠來降而王險城未
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又反復改吏左將軍使又渠子長降相路
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遂定朝鮮為直蕃臨屯樂浪玄菟四
郡

後漢燒何羌和帝永元十四年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
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

常前羌順帝永康元年寇武威破羌將軍改紀明復破滅之餘
悉降散

旄牛夷安帝延光二年春叛攻零閼

零閼道屬越高

殺長吏益州刺史

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
太守

魏烏桓王竭頓漢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竭頓於柳潛軍詭道
未至者余里虜乃覺竭頓將眾逆戰太祖擊破之臨陣斬竭頓
死者被野連附九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首其遺逆
皆降烏桓萬余落悉從其族居中國晉龜茲國符堅符堅遺
其將呂光率眾七萬降之其王白純拒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梁高昌國為河西王祖渠茂處第無諱襲破之其王闕爽奔于
芮芮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國人又推麴氏為王蓋居師之
故地也

後魏氏楊難當大武時自號仇泄公大武討平之後滅其國以
為東益州

北齊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神武為東魏天社將軍天平元年

正月西伐于河西滅之遷其部于河東

後周氏王楊律始魏封為武興王集始死子紹先立遂僭稱大號魏將傳豎服滅之執紹先歸諸京師以其地為武興鎮唐突厥可汗武德初內附高祖厚加慰撫拜為吐馬過拔闕可汗尋為李軌所滅部眾背散盡歸于西蕃

頡利可汗始以強盛數侵中國其後災異屢見國人叛之太宗乘其大亂發五將以候其隙朔州道行軍總管李進靖弋惡楊嶺夜襲定襄入其郛頡利驚擾因徙牙帳於磧石胡首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正道等來降頡利計窘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謝為蕃臣舉國內附太宗遣唐建安修仁等持節出塞以安撫之雖肯朝覲謀草青馬肥將踰沙磧靖與其副將張瑾謀

曰詔使到彼虜心自寬於選精騎齊二十日糧乘間掩襲諸將皆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柰何攻之靖曰此兵機也督軍疾進掩喻白道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其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掩到縱擊之遂滅其國殺義城公主獲其子疊羅施係虜男女十萬口駝馬數十萬計頡利乘千里馬奔于西偏虛州行軍所擒之以獻諸部悉降

又云李靖貞觀四年二月甲辰李靖大陰山擊

頡利可汗大破之滅其國復定襄常安之地并土界于大漠露布以聞太宗大悅

高昌麴文泰貞觀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脫畧無藩臣禮國中署置官號准我百僚稱臣于人豈得如此今茲歲首萬國來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塹預備討伐日者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于天雉竄于蒿猫遊于堂鼠安于穴各得

其所豈不活耶又西域使欲來者文泰悉拘留之又遣使謂延陀云既自為可汗與天子敵也何須拜竭其使事人闕禮離間隣好惡而自不誅善者何勸明年當發兵馬以繫再國是時薛延陀可汗表請為軍導以擊高昌太宗許之民吏部尚書唐儉至延陀與謀進取太宗冀其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稱疾不至太宗乃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衆步騎數萬衆以輕手之時公卿近臣皆以行經步磧萬里用兵恐難得志又介居絕域縱得之不可以為守競以為諫太宗皆不聽文泰謂所親曰吾生朝親見秦隴之地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逃設令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若發三萬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磧路險艱自

然疲頓吾以逸待勞坐收其弊何足為憂也及聞王師臨磧口惶駭言無所出發病而死其子智盛嗣立既而君集兵掩至柳谷進趨由地城將軍契苾何力為前車與之接戰而退大軍繼攻拔其城虜男女七千餘口進逼其都智盛遺君集書曰有罪于天子者先君也既处深譴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無機君其赦諸君集諸曰若能悔禍當面縛軍門也又命諸軍引衝車拋車以逼之飛石兩下城中大惧智盛窮蹙出城降君集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馬四千三百疋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先是國童謠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迴手自消滅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通和遺其金帛

約有急相為表裏及聞君集兵至欲懼而西走不敢救君集
尋遣使告提太宗大悅宴百僚班賜各有差曲赦高昌部內從
軍兵士以上父子犯死罪以下暮親犯流以下大功死徒以下
小功總麻犯杖罪悉原之時太宗欲以高昌為州縣特進魏徵
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夫婦先來朝謁自是後數月高胡被
其過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斯亦
可矣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為
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余人鎮守數年
一易每性交蕃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
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
而事無用未可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
都護府晉兵以鎮之初西突厥遣其乘護屯兵于可汗浮圖城
與高昌相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為庭州於是勒石紀功
而旋其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國麴氏有國至智甚凡九
世一百三十四年而滅吐谷渾貞觀以後與吐蕃玄相攻遣使
請兵救高宗皆不許之吐蕃大怒率兵以攻吐谷渾諾曷鉢既
不能禦脫身及引化公主走投涼州高宗遣右威衛大將軍薛
仁貴等救吐谷渾為吐蕃所敗於是吐谷渾遂為吐蕃所併諾
曷鉢以親信數千帳來內屬詔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置
大使始徙其部衆于靈州之地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為刺史欲
其安而且樂也其封襲遂絕吐谷渾自晉永嘉之末始西渡洮
水建國于郿羗之故地至龍三年為吐蕃所滅凡三百五十年

高麗王高藏高宗儀鳳中授開府儀同三司遼東州都督封朝
鮮王居安東鎮本藩為主高藏至安東潛與靺鞨相通謀叛事
覺召還配流邛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隴右諸州其貧弱者
畱在安東城傍聖曆二年又授高藏男德武為安東都督以領
本蕃自是高麗舊戶在安東者漸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
氏君長遂絕文云高藏加授遼東州都督封朝鮮郡王遣歸遼東以安輯安麗余衆先有編附計軍高麗悉放還本蕃司農卿扶餘隆為光祿大夫太常負外郎加授慈律州都督封滯萬郡王亦念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時百濟本社差毀特令寄於高麗之境高麗既至遼東以謀叛靺鞨召還邛州徙其人于河南隴右其舊地沒于新羅城傍余衆後寡弱散投突厥及靺鞨扶余隆竟亦不敢還舊國土地盡沒于靺鞨高氏扶余氏君長遂絕吐蕃龍朔中與吐谷渾不和迺相表奏各論曲直國家於遣未為與奪吐蕃怨遂叛以兵臨吐谷渾告急高宗令將薛仁貴郭待封等率

衆十萬餘伐之軍至大非州為欽陵等所敗遂滅吐谷渾

一表



卷之四

四

